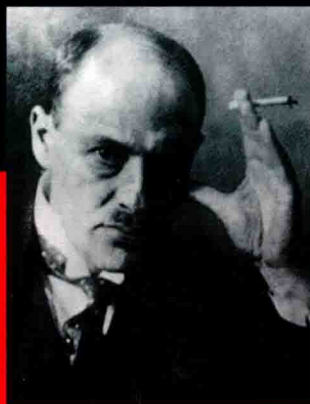


舍勒作品系列

世界观与政治领袖

[德] 马克思·舍勒 著

刘小枫 主编 曹卫东 朱雁冰 等译



**Weltanschauung und
politische Führ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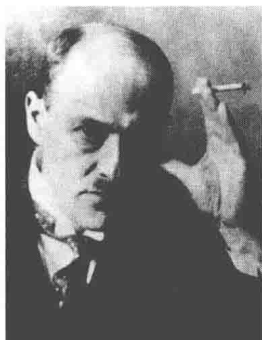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舍勒作品系列

世界观与政治领袖

[德] 马克思·舍勒 著

刘小枫 主编 曹卫东 朱雁冰 等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观与政治领袖 / (德) 马克思·舍勒著; 刘小枫主编;
曹卫东等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4

(舍勒作品系列)

ISBN 978-7-303-21279-8

I. ①世… II. ①马… ②刘… ③曹… III. ①知识社会
学—研究 IV. ①C9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19592 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学术著作与大众读物分社 <http://xueda.bnup.com>

SHIJIEGUAN YU ZHENGZHI LINGXIU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4.00 元

策划编辑: 谭徐锋

责任编辑: 赵雯婧

美术编辑: 王齐云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蔡 琪

责任校对: 陈 民

责任印制: 马 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5079

Weltanschauung und
politische Führer

出版说明

刘小枫

舍勒(Max Scheler)出生在德国南部名城慕尼黑(1874年),其父信奉新教,其母信奉犹太教,舍勒却自己独立选择了信奉天主教。在柏林大学、慕尼黑大学和耶拿大学修读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医学时,舍勒先后师从当时的学界名流狄尔泰(W. Dilthey)、西美尔(G. Simmel)和欧肯(R. Eucken),并在欧肯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1895)和讲师资格论文(1897)。1907年,舍勒在慕尼黑大学任编外哲学讲师,参与慕尼黑现象学小组,成为史称“现象学运动”的早期主要成员,参与主编《哲学与现象

学年鉴》。自 1911 年起，舍勒论著迭出，名重学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舍勒受任德国外交部出使日内瓦，战后受聘为科隆大学哲学和社会学教授兼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组织知识社会学研究项目。舍勒个性热情、才思敏捷、思路开阔，讲课颇富吸引力。1928 年，舍勒受聘为法兰克福大学哲学讲座教授，未及上任，猝然病逝，年仅五十四岁。^① 此时，舍勒已计划到日本做客座教授，并接受了赴苏联、中国和美国讲学的邀请。^② 《舍勒全集》中生前未竟之作占三分之一，海德格尔惋惜舍勒的早逝不无理由。舍勒的第三任妻子终身以编辑《舍勒全集》为业，校勘、索引和注释颇为周详，使舍勒留下的杂乱手稿得以问世。

舍勒学术博杂多方，被视为现代德语学界的传奇人物。舍勒身逢社会理论和现象学哲学这两大 20 世纪主流学术思潮初兴之时，以其卓越的思想才华将现象学哲学和社会理论的思想方式广泛应用到传统的哲学、伦理学、神学领域以及新兴的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领域，甚至出人意料地将现象学哲学的“直观”与社会理论的“视域”结合起来，凭其天赋的深邃哲思和敏锐洞察迭

① 舍勒生平参见江日新：《马克思·谢勒》，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0，1～30 页；弗林斯（M. S. Frings）：《舍勒思想评传》，王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② 参见弗林斯（M. Frings）：《上帝与虚无》，见奥尔特（E. W. Orth）编：《胡塞尔、舍勒、海德格尔新论》，Freiburg，1978，118～119 页。

拓新题，建树广却不流于浅泛。^① 社会理论的创始人韦伯称舍勒为“现象学家，直觉论者，浪漫的浪漫论者”，言下之意，舍勒的社会理论并不纯粹。社会理论的另一位创始人特洛尔奇(E. Troeltsch)则认为，舍勒哲学尽管深刻之见与浅泛之见混杂，但“总体看极有意义”。^② 同样，在某些现象学家看来，舍勒的现象学直观搞得并不纯粹，偏离了胡塞尔的教旨。然而，同样因偏离现象学原教旨而成就为盖世大哲的海德格尔则说，舍勒哲学具有超强的力度。伽达默尔(H-G. Gadamer)甚至感叹舍勒有如一个“精神的挥霍者”，浑身都是学术才华。事实上，正是凭靠将现象学哲学和社会理论的思想方式应用到传统学术论域，舍勒学术才产生了广泛的辐射力——新教神学大师蒂利希(P. Tillich)称赞舍勒著述具有的“伟大直觉力”，就来自现象学直观与社会理论视域的结合。凭靠这种结合，舍勒思想成了天主教神学大师巴尔塔萨(H. U. von Balthasar)所说的“世界观的聚盆”。^③ 如

① 参见舒茨(A. Schutz):《谢勒三论》，江日新译，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0。

② 对舍勒的各种评议，参见伽尔第尔(F. Gardiel):《舍勒论著中的“成为上帝”》(“Gottwerdung” bei Max Scheler)，München，1980，4页以下。

③ 海德格尔的《悼舍勒》和伽达默尔的《精神的挥霍者》，见古德(P. Good)编:《哲学的当代事件中的舍勒》，Bern，1975。蒂利希:《哲学与命运》，见《蒂利希选集》，卷二，Stuttgart，1961，31页；H. U. von Balthasar:《舍勒：新的中心》，见氏著《德意志心灵的启示录》，卷三，Salzburg/Leipzig，1938，85页。

果我们不是要成为现象学或社会理论的原教旨主义者，而是检视这两种理论构想的思想效力，那么，舍勒学术至今仍是思想界尚未充分消化的 20 世纪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遗产。

舍勒的学术思想历程被史家分为三个阶段。起初（1899—1911），舍勒关注的是伦理、逻辑与心理的关系，这一问题意识明显受当时在学界占支配地位的新康德主义派的支配。然而，当舍勒接触到胡塞尔的现象学和韦伯、桑巴特、特洛尔奇的社会理论，便果断抛弃新康德主义，彻底否定自己已有的研究思路。^① 在随后的短短八年时间中（1911—1919），借助胡塞尔的现象学直观，舍勒在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神学乃至政治学诸论域纵横捭阖，论著迭出，被称为“现象学的施魔者”。^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1919—1928），舍勒致力于开拓自己的学术创构：在哲学领域提出了“哲学人类学”构想，力图整合心理学、生理学等新兴实验学科的知识成果；在社会理论领域开辟

① 桑巴特、特洛尔奇曾为舍勒谋得教职做过努力，参见普勒斯纳（H. Plessner）：《忆舍勒》，见 P. Good 编：《哲学的当代事件中的舍勒》，前掲，20 页。

② 参见克拉夫特（J. Kraft）：《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现象学哲学批判》，Frankfurt/Main，1975，53 页以下。关于舍勒思想发展第二阶段的中止期，论者见解不一，另一种主要的见解分期为 1911—1922 年。本文依 M. Frings 的分期说，参见氏著《冲动与精神》，见斯佩克（J. Speck）编：《大哲人的基本问题》，卷二，Goettingen，1973，1 页。

了“知识社会学”方向，力图化解历史主义的巨大挑战。舍勒思想的确堪称现代思想的“聚盆”，其中聚集的思想品主要有：费希特、欧肯和俄国思想家索洛维耶夫（V. Solowjev）的唯心论道德哲学，洪堡的文化—政治哲学，尼采、柏格森、狄尔泰的生命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韦伯、桑巴特、特洛尔奇的历史—社会理论。^① 不过，舍勒仍然有自己的思想立足点，这就是经帕斯卡尔上溯到奥古斯丁的基督教心学传统。可以想见，舍勒曾试图据此整合现代西方思想的各条路径——由于不幸盛年早逝，舍勒最终没有让后人看到他最为成熟的思想成果。尽管如此，德语学界认定，舍勒思想的力度堪与帕斯卡尔、克尔恺郭尔、尼采一类思想大家相提并论。^②

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舍勒著述就在德语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哲学家海德格尔、哈特曼（N. Hartmann）、盖伦（A. Gehlen）、普勒斯纳（H. Plessner），社会理论家

① 参见哈斯康普夫（R. J. Haskampf）：《思辨的现象学身位论：费希特、欧肯对舍勒身位哲学的影响》，München，1966；舒巴尔特（W. Schubart）：《舍勒哲学中的俄罗斯特征》，Kyrios，1937；舒尔茨（W. Schulz）：《转变世界中的哲学》，Pfullingen，1980，421 页以下。

② 参见 K. Kanthack，Max Scheler：Zur Krisis der Ehrfurcht，Berlin，1948，240 页。亦参见 H. Leonardy：Liebe und Person：Max Scheler's Versuch eines “phänomenologischen” Personalismus，The Hague，1976；B. Rutishauser：Max Scheler's Phaänomenologie des Fühlens：Eine Kritische Untersuchung seiner Analyse von Scham und Schamgefühl，Bonn，1969。

曼海姆(K. Mannheim)、舒茨(A. Schulz),天主教神学家 D. von Hildebrand、斯太茵(E. Stein)、皮茨瓦拉(E. Przywara)、伍斯特(P. Wust)、弗里斯(H. Fries),新教神学家朋霍费尔、蒂利希等各路学术思想家,都承认受到舍勒思想的影响或激发。^①大半个世纪以来,舍勒思想一直是西方学界的专著、论文和博士论文感兴趣的研究主题,不同学术领域的学者从各种角度讨论其思想的方方面面。在英、美、法、意、西班牙、波兰、俄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学界,舍勒要著都有译本,德国因此成立了“国际舍勒研究协会”。^②

在朋友们的鼓励下,舍勒遗孀玛利亚(Maria Scheler)在舍勒逝后不久即着手编辑《舍勒全集》(由海德格尔主持)。由于舍勒留下的未竟之作多为手稿,识读和整理工作进展缓慢。1968年玛利亚去世后,芝加哥大学舍勒研究所所长弗林斯(M. S. Frings)教授接手主编,最后

① 舍勒对天主教神学的影响尤为显著,参见格伊塞(J. Geyser):《奥古斯丁与当代现象学的宗教哲学:尤其舍勒》,Munster, 1923;弗里斯(H. Fries):《当代天主教的宗教哲学:舍勒对其形式和形成的影响》,Heidelberg, 1949;莎夫勒(R. Schaffler):《哲学与天主教神学的交互关系》,Darmstadt, 1980, 142~186页。

② 舍勒研究文献参见 W. Hartmann 编:《舍勒研究文献》(Stuttgart, 1963)和 M. S. Frings 编:《舍勒文献及研究文献 1963—1974》(Den Haug, 1974);1974年以后的研究文献,参见 R. Kaufmann:《情感与性情作为理性的苴补》(Peter Lang, 1992)所附文献目录和 Liu Xiaofeng:《身成身位:舍勒情感现象学及其现代性批判的神学研究》(Peter Lang, 1996)所附文献目录。

编成全集十五卷。舍勒思想既纵横捭阖又不乏细腻的精辟之处，其首要关注乃现代性的心性气质及其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谁如果对这样的时代大问题具有自觉的学术抱负，阅读舍勒著述仍然是再好不过的思考训练。舍勒著述论域宽广，阅读舍勒也有助于我们避免在学术专业分工日益制度化的时代成为一个学术技工。因此，与海德格尔著述一样，舍勒著述迄今仍是青年学人学习如何思考哲学问题的范本。

文选分七个专题选辑舍勒论著，各专题分卷单行，旨在突显舍勒学述的多维重点。舍勒文风既艰深又恣肆，精细、缜密的现象学分析，历史社会学—人类学乃至心理学、生理学、自然科学的知识运用，与先知般的宗教激情掺和在了一起，汉译殊为艰难。文选的选编和翻译成于15年前，这次重印作了若干校订，谨此对各位译者的辛劳再次深表谢意。

刘小枫

1998年5月于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2013年8月重订于

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

编者前言

刘小枫

社会理论是 20 世纪西方学术的显学，舍勒并非韦伯或涂尔干(E. Durkheim)那样的社会理论创始人，但通过对社会理论的现象学“施魔”，舍勒开拓了现象学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对社会理论的早期发展做出了独到贡献。如今，现象学社会学已成为社会理论中的重要一支，舒茨、卢曼(N. Luhmann)和贝格(Peter Berger)的社会理论均不同程度地采用了现象学哲学方法，显明了现象学在社会理论中的持续影响力。一般论者把舒茨视为现象学社会学的开创人，他得到

过胡塞尔本人嘉许，也的确卓有成效地开拓了日常生活意识的现象学社会学的分析论域。然而，尽管把舒茨视为现象学社会学开拓者的说法颇为流行，却是一大误识。同样，曼海姆通常被视为知识社会学的开拓者，实际上，曼海姆当算是舍勒的学生。^①

在采纳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提案的同时，舍勒就尝试致力于把现象学方法与韦伯、桑巴特和特洛尔奇营构的历史社会学结合起来——对现代市民世界观及其伦理意识的研究，就是现象学方法与历史社会学的成功结合。现象学哲学的主要分析论域是所谓纯粹意识，将现象学原理用于分析历史具体的伦理意识，就必须与历史社会学结合起来。由此，舍勒的现象学自然而然发展出现象学的知识社会学理论，即凭靠现象学方法考察不同精神类型或不同文明共同体的知识观、价值观或世界观。

世界观理论最早由洪堡提出，经狄尔泰发展而一时成为学界显学——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名噪一时，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因为，该书第二卷让人难忘的分析凭靠的就是世界观类型论。如我们所知，知识观、

① 舍勒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文献参见 L. G. Deininger-Meyn, 《曼海姆与舍勒的知识社会学之哲学基础》，Heidelberg 1986；L. V. Tigssen, 《走向理性的相对化：对舍勒和韦伯的文化知识社会学思想的比较性重构》，Berlin 1989。

价值观或世界观被马克思统称为所谓的“上层建筑”，凭靠其历史唯物论，马克思建立起一套著名的意识形态理论，其核心要旨涉及政治共同体的统治和教化的支配性权力问题。然而，众所周知，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论带有强烈的革命斗争实践色彩。凭靠新康德主义的形式理论，韦伯力图剔除马克思意识形态论的革命实践色彩，通过考察不同文明传统政治共同体的统治和教化的支配性知识，致力建立一套“价值中立”的关于政治支配的知识类型学。舍勒基于现象学的哲学立场介入这场意识形态论与政治社会学之间的思想较量，发展出自己的世界观—知识社会学理论。

针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论，舍勒的知识社会学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知识与社会的关系——《知识社会学问题》(*Probleme einer Soziologie des Wissens*, 1924, 175页)一书致力于分析知识的理念形态与知识的社会政治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知识社会学”的分析框架力图克服马克思意识形态论中过于僵硬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元论，明显受到韦伯的影响。

舍勒提出的世界观类型论还与19世纪末开始流行的知识发展三阶段论有关，这种由孔德提出的论说认为，人类的知识经历了宗教知识、形而上学知识和实证知识三大类型的发展过程，明显具有启蒙进步论色彩——言下之意，基于近代自然科学的实证知识才是最

高、最可靠的知识。在舍勒看来，宗教知识、形而上学知识和实证知识是三种知识类型，相互之间并没有历史的进步关系。换言之，实证知识仅仅是在认知的心性取向的类型上与宗教知识和形而上学知识不同，要说这种知识比宗教知识和形而上学知识更为进步，毫无道理。在《哲学的世界观》一文中，舍勒甚至从知识的类型论引申出人类文明圈的知识类型差异论，这也与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所开拓的西方文明的独特性问题相关。的确，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实证知识类型占据了支配地位，但是由于资本主义文明需要得到实证知识的支撑。实证知识类型的心性旨趣是实用效益，这种知识类型所反映的世界观出自实用的动机。在《认识与劳动：世界认识中的实用主义动机的价值和限度研究》(*Erkenntnis und Arbeit: Eine Studie über Wert und Grenzen des pragmatischen Motivs in der Erkenntnis der Wert und Grenzen des pragmatischen Motivs in der Erkenntnis der Welt*, 190 页)这部世界观理论要著中，舍勒凭靠其现象学哲学对实证知识类型作了透彻的哲学分析——与此相比，哈贝马斯在近半个世纪之后试图凭靠三种认识旨趣的划分来化解实用主义认识旨趣的霸权地位，就显得缺乏实质性的推进。^①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选未能收

^① 参见沙林：《批判理论与实用主义的挑战》，载《国外社会学》，1993(5-6)。

入《认识与劳动》这部重要论著。不过，从《论知识的实证论的历史哲学》一文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到舍勒如何从知识社会学角度批判启蒙论述营构的实证知识类型的霸权地位。

关注宗教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理论创始人的共同兴趣。然而，与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相比，韦伯的比较宗教社会理论更注重政治领袖的精神品质问题。似乎，资本主义精神不可能养育出真正的政治领袖。舍勒的《楷模与领袖》一文表明，舍勒充分意识到韦伯宗教社会学的意图，但明显更关注统治类型中政治领袖的世界观的类型差异。《世界观理论、社会学和世界观的确立》一文针对的是韦伯的名著《学术作为志业》，在舍勒看来，韦伯的“诸神之争”论和“守夜人”主张过于消极和脆弱。不仅如此，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明显排除了哲学的世界观类型，舍勒的世界观理论更为关注哲学的世界观与政治领袖的精神品质的关系，从而下意识地引回了古老的“哲人王”问题。

《论哲学的本质及哲学认识的道德条件》(1919)从现象学立场反省哲学世界观的德性品质，表明了舍勒的哲学观与胡塞尔乃至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哲学观的个体差异，是舍勒对“何谓哲学”问题的回答。这篇论文不仅让我们可以看到舍勒解决现代伦理意识的品质问题时凭靠的哲学前提，更为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任何哲学观念

都具有个体性基础——哲学追求普遍有效的理，然而，哲学追求本身则始终基于个体的偶在性情。说到底，任何哲学思想都是哲人个体心性高低的写照。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实证论社会学与现象学社会学的视角、方法和问题意识何其不同，尤其就现代性问题而言，这两种不同取向的社会理论的思想穿透力何其不同。

刘小枫

1998年5月于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2013年8月重订于

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